



文学初步读物

拖拉机到了磨刀石农庄

潘菲洛夫著 金人译

李特维西柯 布罗娃插图

通俗读物出版社

作者介紹

潘菲洛夫是蘇聯的現代作家，一八九六年生。

他少年時代曾經做過牛倌和商店的學徒。十月革命前曾經進過師範學校。十月革命後在農村擔任宣傳員。後來陸續擔任過共青團省組織和縣組織中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曾考入薩拉托夫大學繼續求學，兩年後被調到農民報編輯部工作。從這時期起，他就開始了寫作生活。

一九二六年，開始出版以描寫蘇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磨刀石農莊，至一九三六年全書四部出齊。

潘菲洛夫自一九三一年起，曾經主編文學雜誌十月多年。曾被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衛國戰爭時期曾經寫過目擊記。戰後出版長篇小說為和平而鬥爭，曾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

本書說明

本書是從潘菲洛夫著的長篇小說磨刀石農莊中節錄出來的一段故事。內容是描寫貧農司契潘等在一塊叫「磨刀石」的荒地上建立了農業公社，開始使用拖拉機，但是遭到富農葉高爾和普拉庫希契夫的破壞。農業公社馬上修好了拖拉機，並且當衆作了試驗。從此拖拉機在「磨刀石」的荒地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原书缺页

「要知道五分錢……用它買東西——你啥也買不到，可是扔掉又可惜：五分錢啊。」

這時有一瞬間——僅僅一瞬間——葉高爾覺得自己也就像是這樣一個舊五分銅幣。

板門響了一聲，葉高爾扭過身去。

二流子施良加好像一隻被打傷的野狗，斜着身子從板門外挨了進來。

「起來啦？」還離得很遠，他就開口說。

「你以為——我會死嗎？我不會死。不管是雷劈還是電打，都不能要俺的命。」

「沒有的事。你說的啥話！我很高興——你起來啦。」

「俺知道你們很高興，」葉高爾繼續磨着銅幣，打斷他的話頭，「我說，你幹啥來啦？又來要麵嗎？再也沒有啦！」他雙手一攤。「沒有啦！我沒有為你預備下。啊？你站着幹啥？走吧，我說，上貧農委員會去吧。」

「委員會不肯給，他們說：『你反對目下進行的事業：你是支持富農的，是支持葉高爾的。』」

「啊啊啊，」葉高爾側歪了一下身子，「我可有點啥呀？難道說給你預備了一船麵粉嗎？啊？誰給我啦？你們總是說：五餐（無產）階級，六餐階級，是俺們的政權。既然是你們的政權，為啥還吃別人的飯……都是『媳婦迷』！給你這個，」他把那個舊銅幣遞給他，「還是沙皇時代的東西。」

「我要它幹啥用……」

「啊啊啊啊，大財主啊！你看不起五分錢……好，我還留着呢！」

他把銅幣放進口袋去，忽然打了一個冷戰。起初他還以為是鐘樓倒塌了。隨後，等到男人、女人、小伙子、大姑娘都沿街亂跑時，他隔着籬笆喊道：

「那兒是啥玩意兒轟通轟通響啊？鄉親們！這是啥東西轟通啊？」

「誰他娘的知道他們……互助組員不知道弄來個啥玩意兒。這個玩意兒會跑，後頭是犁，犁上有塊板子，司契潘坐在板子上。說是大砲——又不像大砲……」

「那是拖力（拉）機，二流子！」有人解釋說。

「啊啊啊啊，拖力機。」葉高爾拉着長聲說，輕輕地躲到一旁去。

施良加站在緊旁邊。葉高爾的整個五臟六腑又哆嗦起來了。

「啊，看見了嗎？」

「看見啦。」

「你懂得這是咋回事嗎？不，你啥也不懂吧？」

「我懂得。」施良加抓了抓腦袋。

「好，走吧！晚上再來，隨身帶個口袋。」

互助組主任司契潘的院子旁邊人頭攢動，就像在市集上圍在一匹好馬的周圍似的。養蜂老人祁希克用一隻手巴掌拍拍機器的鋼邊，圍着拖拉機跑了好幾圈，用手指頭擦掉鼻子上的汗，斷然地說道：

「不——不行，它走不動……咱們村的地用馬都不行，這玩意兒有啥用處？它裝着那麼兩個大轆轤——大急（機）器：把地都會壓塌。」

「叫它拖力你們吧！」葉高爾輕輕地嗡嗡着說，他也很驚怪自己怎麼會發出這樣的嗡嗡聲。他裝模作樣地咳嗽了幾聲，又補充說道：「套上了一個繩套還嫌少，又套上第二個……在咱們村的地裏都用馬拉，有時候連馬還得卸掉，他們倒用拖力機啦。它把整個的地都要燻壞。糧食都要發出煤油

味。」

貧農達維德加緊緊地跑到葉高爾的跟前，把兩條羅圈腿劈開，說道：

「你是個小鼻涕鬼！你對這種事啥也不懂。」

莊稼人都嘿兒嘿兒笑起來。葉高爾把腦袋縮進脖子去，跟祁希克並排站着，他也變得像矮小的祁希克一樣了。

二

春夜籠罩在「磨刀石」的上空。司契潘和貧農達維德加都在拖拉機旁邊打盹。司契潘用雙手抱住尖稜稜的膝蓋，瘡啞地說道：

「我的腸子裏好像長了瘡：要是忽然一下子真的走不動——那麼人們會笑死咱們……單單為了一個葉高爾你就得離開村子……這隻旱獺子……老不死，像貓一樣。」

「能走。一定能走，」達維德加把恐懼心情隱瞞着司契潘，勸道。「這樣一匹好的小馬哪有走不動的道理。你只要想想——要是它一點用處都沒

有，難道咱們的政權會勸咱們用嗎？……不過要啥時候付機器錢啊？你是說，過兩年嗎？」他把談話引到另外的問題上去。

他們這樣一直坐到天亮，互相勸勉着說，拖拉機能合用，拉得動，到天將亮的時候他們睏倦得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一塊大木頭旁邊，很香甜地睡着了……

……施良加肚皮伏在地上，從伏爾加河邊順着土坑輕輕向上爬。一雙白色的大眼睛在兩個黑暗的小洞裏閃閃發光。他爬到拖拉機跟前，掀掉簾子，用一個木榔頭向拖拉機的四面亂敲了一陣，隨後就跑開去了。硬粘土塊子打他腳底下蹦起來，骨碌碌響着滾到坑底去。

「叫你們得意。」施良加嘟囔着，向伏爾加河岸跑去。

司契潘猛然一哆嗦：

「達維德加，你睡啦？」

「啊？」達維德加伸了個懶腰。

「我說，你睡着啦，看機器的人！好像有人到咱們這兒來過吧？」

「誰會上這兒來？你拉倒吧……」

「誰會來？一定會有人來的。」

司契潘走到旁邊去。他走下土坡，發現草上有人的脚印——可是又看不清。他在坑底下看了看。向清晨的灰色的伏爾加河望了望，又回來，嘟囔着說：

「有人來過啦。」

「是誰呀？」

「有脚印，這就是說『有人來過』。」

達維德加被晨寒凍得縮着身子。

「尼珂萊！」他喚了一聲，拉拉擋雨布。「起來吧，英雄！咱們在老百姓還沒來以前先試試看，不然的話一會兒就擠滿啦。」

拖拉機手尼珂萊迅速地用涼水澆了澆臉，用擋雨布擦着。

「好硬的手巾。」他笑着，把擋雨布打自己身上拉下去。接着他走到拖拉機跟前，把搖把子轉了一下——拖拉機哆嗦了，咕咕響了。

「尼珂萊，你要兩眼看清楚。如今是要顯顯手段，叫他們看看咱們窮哥兒們是啥樣子人的時候啦！」司契潘說。

達維德加在旁邊轉來轉去。

「一定把咱們的真面目表現表現，看看咱們是鬼臉還是啥東西。哎呀，尼珂萊！生活要翻身啦。」

「我明白！你以為我連這也不明白嗎？」

「對，對，」達維德加快活地說，「這頂要緊。」

拖拉機一陣一陣響起來，忽然砰啪一下，沒有聲音了。

「真他娘的巧！咋回事啊？一定是堵住了吧？」

司契潘哆嗦着。

「小心，別是你的腦袋裏堵住啦！」他掉過腦袋來朝着寬溝，啐了一口說：「呸！……他們跑來啦！」

拖拉機的吼叫把寬溝人都吵得起身了。他們順着蜿蜒的小路，穿過溝和坑，弄得塵土飛揚，響亮地互相呼叫着，向「磨刀石」跑來。

在大家的前面跑着的是：皮鞋匠彼琪加、養蜂老人祁希克、富農普拉庫希契夫、葉高爾的兒子亞希加。

「喂喂，喂喂，破壞分子，糊塗蟲！來來，把你們的馬拿出來，拿出

來，看看跟俺們的馬有啥不同。啊？」皮鞋匠彼琪加還在遠處就喊叫。

「有啥好看？」尼珂萊頂撞他說。「我把啥都能掘光。」

「你先掘掘看，」彼琪加笑着說。「別說大話——『我能掘光』……」

普拉庫希契夫從濃重的眉毛下面端詳着拖拉機，兩手交叉在腋下。他全身只有長鬍子在飄動：風把他那毛茸茸的、略有幾根白的濃密的鬍子吹得抖動着，使它飄到寬闊的肩後去。中農尼基塔站在旁邊，好像是剛剛把他叫醒一樣，他還睡意惺惺地什麼事也不明白，——擦擦眼睛，盯在拖拉機身上。許多莊稼人像一道厚牆擠在周圍。那些起得晚的人們正從寬溝急忙地趕來。

人羣好像從地下生出來似的：幾分鐘工夫，穿着破爛上衣的男人、戴着褪色頭巾的女人，擠滿了「磨刀石」。司契潘看見他們都伸長脖子，緊擠在拖拉機旁邊。他們悄悄地互相議論。司契潘雖然很担心，但是還竭力裝出不理會的樣子。他雙膝跪在地上，握着拖拉機輪子上的什麼東西。

「不……不會走，」施良加打破沉寂，肯定地宣稱。「老天爺咋罰我都行，一定不會走……」

「你知道嗎？」彼琪加問他。「你是內行？」

「我知道……可以砍下我的腦袋。」

「你快提提褲子吧……褲子都掉啦，還談啥拖拉機呢……」司契潘反駁着他，俯首到尼珂萊身上，輕輕問道：「唉，咋的，尼珂萊？哎呀，乾脆鑽進地裏去吧！」

「我有啥法子……你瞧，我在用盡法子弄哪。」

「你為啥這樣慢騰騰啊，尼珂萊？」傳來祁希克的聲調。

於是人羣爆炸了。

「你套不上籠頭嗎，咋的？」

「咱們來幫你吧。」

「司契潘，還是把你套上去，走起來吧。」

「趁如今還有露水，走起來很容易。」

「噢呵呵。列位老鄉，瞧，開戲啦。」

「這齣戲真不錯！」

司契潘被農民們的哄笑弄得全身直往下沉，蹲到尼珂萊身旁，唧噥着：

「哎呀，尼珂萊，尼珂萊……」

「大概是壞啦……那兒壞了我弄不清楚，」尼珂萊想安慰司契潘，說着，向放熱器看了看。

「嗨嗨，壞啦，你聽吧。你們看見嗎，列位老鄉？」祁希克轉臉朝着人羣，好像人羣正在等待他的話。「破壞分子，他們的鼻子碰在木頭檯子上啦。」

尼珂萊狠狠地用眼睛盯了莊稼人一下，又爬到拖拉機底下去。但是人羣裏又飛出了這些話：

「一定是它的肚子不舒服啦。」

「誰的肚子？」

「拖拉機的肚子。」

「派人去請大夫……還是去找老娘婆呢？」

「給它點藥麵兒吃，司契潘。藥麵兒。」

「一下子浪費了兩千塊，是嗎？」

富農普拉庫希契夫的兩片薄嘴唇張開了：

「兩千塊？他們連三個銅子也出不起。」

「莫非你還想打達維德加的禿腦袋上揪一縷頭髮下來，」祁布克也幫腔說，他很滿意自己的話說得尖刻，大聲笑起來。「打光腦袋上揪一縷頭髮。這倒不壞呀！」

「列位老鄉，」亞希加激動着開口說，「你們笑個啥？……也許真碰到啥倒霉事啦吧？」

「當然，倒霉：本來要買一架耕地的犁，不想它原來是個蒼蠅甩子……喂，老鄉，都看看農業公社是啥玩意兒吧。如今請回家去吧。咱們套上自家的老馬，種地去。這個農業公社還得在這兒等好久呢——咱們還來得及參觀呢！」普拉庫希契夫一個字一個字地從牙縫迸出這些話來，而且頭一個離開了「磨刀石」。寬溝的人都跟在他後頭，像小雞跟着母雞一樣，鬧嚷嚷地、挨挨擠擠地填塞在一條狹窄的車道上移動。

「我早已說過啦，」施良加高興地喊叫，特別走到前頭去，在普拉庫希契夫跟前小跑着，好叫這個人知道這是他早上所幹的事情。「我早就說過啦……不行……就是大雷把我劈死，也是不行。」施良加那種樣子只是缺少

了一條尾巴，要有尾巴的話，他那種熱心樣子完全像一條忠實的、在主人面前亂跳的看家狗。

普拉庫希契夫用嘲笑的眼睛瞥了他一眼。

「你說的真對……真是未到先知的神仙。」

人羣說着諷刺的話，哄笑着，交頭接耳地走掉了。只剩下葉高爾的兒子亞希加和尼基塔留在原處。尼基塔好像直到現在才看清楚，他面前的確是一架拖拉機：他繞着它轉了好幾個圈子，摸摸輪子，輕輕地、好像並沒對着什麼人說道：

「是鐵的嗎？哎呀，這真是怪物……它不能把地給壓壞嗎？煤油不會把糧食燻壞嗎？」

「會燻壞！去吧！」尼珂萊用腳踢了他一下子，從拖拉機下面跳出來。

「有人砸了這兒一下子……你們……這些看守機器的人哪！」隨後急忙轉了轉拖拉機的搖把子，迅疾地向離開去的人羣背後看了看，匆匆地跳上座位去。

拖拉機經過了一番檢查和修理，終於怒吼、狂叫起來了。它好像準備猛

然用力跳過一個坑去那樣向前衝，全身哆嗦着，隨後噴出一股煙團，略微跳了跳，把整個沉重身軀向前活動着，兩個鋼鐵的犁鏵片拱進地裏去了。

拖拉機的怒吼聲又把寬溝人招引回來了。他們向回飛跑，而且打幾百個人的胸膛裏同時發出了一陣稱讚的呼叫聲。

大家亂成一片……

人們把乾土揚起來，互相碰撞着，都想擠到近處來。大家都把眼睛盯在鋼鐵的犁鏵片上，盯在新耕起的田壟上，他們的喊叫聲交織成了一片喧嚷。

司契潘跟在拖拉機後頭跑：他揮舞雙手，就像風磨轉動風扇一樣，釘在脊背上的一塊藍補釘在清晨的陽光中閃動着，他拚命大聲喊叫道：

「好啦，親愛的，顯顯手段！顯顯手段，親愛的！幹吧，尼珂萊，幹吧！好，用力拖！」

好像向前走的並不是拖拉機，好像尼珂萊是在石頭塊子中間轉動一座山。但是向前走的的確是拖拉機。它像一個巨大的灰色甲虫。它吼叫着，已經繞過了長滿野草的溝。它前面，有兩條舊車路橫截過大道。這兩條舊車路是從伏爾加河下面伸展上來的，看起來很像幾條躺在清晨陽光中曬太陽的大